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一百四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道學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司勲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頴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甞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

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言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
上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
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
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
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
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
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
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
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
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

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

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鈎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

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准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㸌濩之中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

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特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語在栗傳周必大薛叔似援之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葉適上疏與栗辨語在適傳胡晉臣論栗喜同惡異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且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

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參於

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
右春坊諭直以使臣掌之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
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剛明公
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
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
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
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
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
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

正之人顧乃得以寵穴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爲軟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

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宫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

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月
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減
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
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
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
以子喪請祠持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
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
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
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

裒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

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謳吟警動之意亦恐饑匃百姓阽
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
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
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
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
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
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
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
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

則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决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巳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熹又奏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皇帝首尊四

祖之廟治平明議者以世數寖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寘以為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徹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

傳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脩

還書爲言習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盛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乞辨真僞劉德秀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僞學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

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熹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加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
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
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
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
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
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
祀孔子廟黃榦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曾孫浚兵部侍郎福安

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

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已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邇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

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
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决機之日今日但當修德立政用賢
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
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爲
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名
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
栻亦以爲言上問其實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
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

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屛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栻簡州兵籍黥卒伉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民告病

而馬不時至杖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杖劾請論罪不報杖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沖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

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
咸惜之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
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
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 子沉 黄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黄灝 俱朱氏門人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
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
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
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

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䟽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䟽詆熹併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

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旣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稾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

爲之序及辨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爲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沉潛反復數十年然後成書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而象已著範錫神禹云數不傳後之作者求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以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初從父謫道州楚粤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因命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

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

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榦日以五鼓坐于堂議
居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
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
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後二年金人破
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
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
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
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
稟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榦移書珏有曰今日之
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

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畜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非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

又聞宴僚屬亦然公合浮光之報又至矣僉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使合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黄決不可保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除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倜儻有謀

又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

派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案偶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

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辭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衆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

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孫鏞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博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賂其子焚之命有其獄無狀俄夢有人

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士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冤獄白守寬催科二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

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子格檉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

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
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
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
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
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
守以下皆禮重之將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
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
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
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
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

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决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旱殍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非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一百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諸家之學莫尚於儒自古非否運昏朝寧弗知敦崇爲致理之助哉五季構亂五十年志士率抱經伏農野宋興聿脩文教物色儒術於是長裾大袖雲會有司父老見而喜曰此豈出天下必太平矣迨重熙累洽學校徧州郡而俗以通經學古爲高紹聖以後負盛名者遭嚴譴終不肯自諱輟其素業末造凜凜不支已草茅猶獻者述經筵猶日勸講蓋祖宗振作涵育之澤雖久而未

艾也抑考仲尼所述儒行非賢哲何以與此後世君子即希之而未逮亦儒之徒也宋舊史有胡旦陳暘議者頗少其行奚可與孫復胡瑗諸人班乎他若任道者尚志者及有文藻忠勳者已見別傳茲不復錄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附子體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附弟偓佺

李之才

聶崇義洛陽人少舉三禮漢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

祭器止由有司承襲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既上乃命有司別造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二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

丑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其議未幾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與三禮圖再加考正宋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參議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悉以下戶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聶崇義耽味禮經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

璧所聞尹拙駮議及聶崇義荅義各四卷臣詳聞增損
刊分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崇義復陳祭
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
議曰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
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漢代
儒煩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
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亦不言祭
玉尺寸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
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於理未通又據
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

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爲不合禮臣等再稽古訓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郊祭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鼒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

不典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其來尚矣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請兩圖之未幾崇義卒二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聦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眞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

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歷國子博士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累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以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俄權知審官院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昺曰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三年加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四年昺以羸老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

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閔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起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荅之俄召還進禮部尚書三年被病請告上親臨問賜名藥白金繒綵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

帙得文王世子篇覩之甚悅上嘗因內閣曝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等覆推昺力爲辨欽若德之昺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事在欽若傳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

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脩德以荅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犬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

故事以爲盛烈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間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䟽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 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

於契丹覆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捏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

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文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特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王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未幾

能果敢仁宗即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
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
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
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兖州詔須宴而
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
悼甚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
面以代頮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又
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皆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
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子瑜有傳見上

王昭素開封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嘗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召見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賜坐令講易乾卦至飛龍在天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毋市物還直不論高下縣人相告曰

壬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
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爲純
質若此子仁著亦有懿德
孔維字爲則頴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歷滁州軍事
推官太宗即位累擢爲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籍
田維稽舊典起周禮至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以獻又
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古先哲
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衣食之原耳孔維徒引前經物
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編民之內貧窶者多
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

若禁其後圖民豈皇寧上覽之遂寢罷蠶之禁從復抗
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
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按本草
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
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
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
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
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
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明年卒年六十四太宗尹
京日維爲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求爲司業

即以授之及爲祭酒又奏兼侍郎上從之然搢紳惡其傳者躁求無退讓之風眞宗錄其孫禹圭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愼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値秦難藏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元帝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平帝封爲褒成侯追諡夫子爲褒成宣尼公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諡元成志生損襲

爵和帝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魏封宗聖侯羨生震晉武帝徙封奉聖亭侯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嶷生撫舉孝廉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宋文帝襲封奉聖侯鮮生乘後魏孝文舉孝廉封爲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改封崇聖侯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歷制舉歷太子通事舍人改封紹聖侯嗣哲生德倫唐太宗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襲

侯中宗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追謚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之爲蔓文宣公兼兖州長史璲之生萱歷兖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以爲兖州司馬階於東平卒憲宗元和十三年其子惟晊歸魯詔以爲兖州參軍奉夫子祀惟晊生策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自璲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兖州司馬曲阜令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後唐明宗遷龔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改曲阜令周高祖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

服復以爲本縣令仁王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司農寺丞知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孔子世嗣宜因言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爲編戶乃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遷至殿中丞雍熙北征受詔督饋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特賜學究出身歷曲阜令襲封次曰

憲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曰晃應城主簿次曰昜進士及第延世子聖祐昇德初始九歲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眞宗封泰山聽聖祐衣綠階位緣京官班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禮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又御北亭觀古碑加謚孔子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幵官氏鄆國夫人擢聖祐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曾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優賚以充奉祠廟延曾助子也時昜爲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薦其有聲鄉曲召赴闕改太常

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聖祐後改大理評事
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
名佑選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延曾復舉進士及第後改
名道輔歷仕止見道輔傳
崔頌字敦美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以
蔭補河南府巡官累擢左拾遺選右補闕歷仕漢周至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太祖每臨幸召頌與語因
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
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
司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暴得疾卒年

五十、頌好談諧善筆札篤信釋氏覩佛像必拜性多疑
在鄆州官舍嘗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
之子曉曦俱登朝曦字文炳第進士淹雅有士行至太
常少卿判將作監卒

尹拙穎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歷仕後唐晉漢周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
太常禮院事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
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開寶元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
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
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

以十數嘗時伏其該博卒年八十一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爲國子四門博士歷仕後唐晉漢周至工部尚書改太子少保致仕恭帝即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綱在綱又爾雅椵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

業周顯德中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琭本州推官琭生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善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蹟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酬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淄州人借

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雍熙二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還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焉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遷司門員外郎卒于官大中祥符五年進士

崔頤正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歷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閒文字訛謬尚多伏見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從之真宗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卒年七十九偓佺淳化中為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

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角(音権)兩點爲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眞宗幸國學召説尚書師特賜緋景德後合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綃絲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幷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質朴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

有知者之才初爲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不得調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及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

恨知之晚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道卿薦之遂得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吳遵路調兵河東辟爲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以憂去未幾卒邵雍表其墓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